

火海狗癡重建失樂園

上週元朗下高埔村屋一場懷疑縱火案，奪去了三十隻貓狗生命，主人怡姐（彭鳳怡）至今仍不斷自責：「點解我唔留低陪佢哋？」

這個女人有段坎坷的過去。身邊的至親，一個一個的離開自己。首先是無情的丈夫，然後是長大了結婚要出外搵食的兒子，最後連收養回來的流浪貓狗，亦不幸離她而去。

可幸還有十二隻狗及時逃出生天。為了替這群劫後餘生的動物重建樂園，一班萍水相逢的動物拯救隊，在怡姐最失落的時候出現，充當劫後救兵。

慘劇發生後三日，記者跟怡姐到所住元朗屋村後山的土墳拜祭亡狗，四十九歲的怡姐，口中念念有辭：「三月，狗仔……你要帶住啲貓上路，記住唔好回頭，下一世唔好再做狗，要做人呀！」說時已忍不住眼淚直流。

昔日，怡姐跟四十二隻貓狗同住的情境，如今依然歷歷在目，她帶記者到已燒焦的二樓，回憶着說：「喺！呢間就係貓房啦！我無錢，但為咗佢哋，特別喺垃圾站執咗張枱嚟幫佢哋梳毛，又做啲繩網嚟俾佢哋爬！但而家佢哋全部死晒……」

原來整個貓狗樂園是怡姐多年來，點點滴滴累積回來的成果，內裡所有傢俬布置，不是DIY製造，便是從垃圾站中執回來，「呢度原本有個熱水爐係專幫啲狗仔沖涼，呢度原本有個雪櫃係放狗糧，呢度……」怡姐站在災場中央，憶起災前景象，更覺愧對這班仔仔囡囡。

「佢哋每隻都好乖，我一走入貓房餵牠們，旺旺、肥仔……佢哋全部會一窩蜂趨前，用額頭撞我小腿，而我就會逐一錫佢哋額頭。」

說到最疼的三月和狗仔，怡姐更收不了口，「佢哋係大阿哥嚟！三月……我養得最耐，足足九年啦！但最慘係狗仔，希望佢在天之靈，唔好怪我呢個媽媽啦！」說時又再忍不住流淚。

坎坷「狗仔」怡姐口中的唐狗「狗仔」，命運坎坷，卻最有靈性，怡姐說：「出事前一晚，『狗仔』點都唔肯返入出事嗰間房，不停咁跟喺我身邊，寸步不離，又忽然間好嘢，流露依依不捨感情，當時我唔覺有問題，點知，當我逼佢入房後，即係送佢去死！從此，我再見唔到佢！」怡姐不停的自責，並且反問：「點解……我當時唔察覺。」原來，火災當晚怡姐恰巧有事去了屯門兒子家中居住，雖然自己逃過大難，但翌日返回災場看見死去的「狗仔」，「比死更難受

！」「狗仔」是怡姐於五年前從街上拾回來的。當時「狗仔」被車撞斷雙腳，被經營車房的主人丟棄在車房門外，自生自滅，有日怡姐路過見「狗仔」正被一群兒童戲弄，望着「狗仔」那楚楚可憐的眼神，忍不住便帶牠回家。「我哋感情最好，我仲幫佢做埋絕育兼植入晶片，做佢主人！」一心以為救了「狗仔」的怡姐，卻估不到一場大火，慘令愛犬再遭火燒！「佢（狗仔）嘅一生已經好苦，我唔可以再要牠們受苦，所以食環署話派人來收屍火化，我堅持要土葬。」結果幾經爭持，終勸服食環署不派員上門收屍，她亦請人在村屋後山挖了四呎長和三呎深泥坑，安葬「狗仔」和其他貓狗的屍體。「狗仔」走唔甩，但雪櫃愛犬Handsome就在大火中死裡逃生。Handsome原本因頑皮寄養在屯門一寵物店內，後因主人沒領回，在Handsome一歲時店主便讓給怡姐領養。「我以為佢死咗！但九月二日朝早佢忽然走返嚟，我真係好開心！」怡姐說。這時候，站在旁邊的Handsome彷彿像得悉在說牠，不停向着怡姐身上蹦蹦跳，並用舌頭舔她的臉。

這一刻，怡姐臉上才有笑容。除了Handsome，在怡姐這個人生低潮中，還有一班萍水相逢的義工扶持。「我覺得貓狗最無辜，當日我睇完報紙，個心真係想跌出嚟，我不停咁喊，一心淨係諗住

點幫佢（怡姐）解決問題。」負責今次義工行動的「**拯救遺棄寵物中心**」負責人嬌姐說。上週六，義工隊帶了兩大袋狗糧、兩個大狗籠、兩箱沖涼液，以及電焊機、電鑽等維修工具，「呢啲物資全部係怡姐出事後，義工同有心人士自發捐出！」嬌姐說，「火警後我去過怡姐屋企一次，佢入面環境好惡劣，間屋燒完周圍都係炭屎，啲狗周圍走，搞到間屋好污穢，我哋要幫手清潔！」除了替十二頭狗沖涼、安裝門鎖及打掃乾淨外，義工亦帶着Handsome和同樣逃出生天的巴斯亨獵犬「金仔」，到錦繡花園的寵物診所睇醫生。獸醫葉枝坤說，Handsome腹部有一處被燒傷了的傷痕，幸好沒有大礙。經過四小時的重建家園，看着樂園逐步逐步回復舊貌，即使怡姐因脚痛兼肥胖，引致行動不便，但她仍堅持逐一向義工道謝，義工阿Ann安慰她說：「我有個（狗）仔都曾經忽然死亡，我足足喊咗十日，所以明白你感受，我覺得你好堅強呀！」說時，阿Ann握着怡姐的手，互相安慰一番。不過，最令嬌姐擔心的，是怡姐日後再心思收養流浪狗，怕她不懂飼養再出現問題，於是和其他義工力勸她不要再養狗，更答允以後每月一次前來探訪及幫狗隻沖涼，「我希望俾佢（怡姐）知道，養寵物係要睇能力，如果夾硬養，可能令到寵物嘅生活仲慘過喺街上流浪。」中心又協助怡姐開設捐款戶口，希望透過熱心人士，解決燃眉之急，目前戶口已有一萬元捐款。成立了才兩年的「**拯救遺棄寵物中心**」，由一群志同道合喜歡餵狗救狗放狗的狗友組成，過去曾多番拯救流浪狗隻，當中以去年三月在流浮山荔枝園附近營救大量被遺棄名種犬隻最嚴峻，「當日我眼見約有二十隻狗，當中有迷你松鼠、迷你牧羊、哥基等等，大部分係狗女，隻隻肚皮鬆弛，生咗數胎，一睇就知係用嚟配種，部分連聲帶都被割掉添！很可憐！」嬌姐說。今次嬌姐等人出錢出力幫怡姐，非常落力，反而是怡姐一直在旁呆呆坐着。想起自己大半生都不斷失去「至親」，更不禁悲從中來。怡姐原本亦擁有一個健康家庭，唯九二年遭丈夫離棄後，一切都變得不快樂了，她哽咽着說：「我到目前都未能平復當年老公走佬嘅傷痛！」不再養新狗丈夫為何不顧而去？怡姐也說不太清楚，但就懷疑他外邊有女人，最後留下兩名當年只讀中一及中四的兒子就走人。由於孩子年紀尚細，怡姐當年唯有辭去保險工作，依靠綜援過活，專心照顧兒子，但生活依然緊絀，她唯有硬着頭皮到菜市場執賣剩丟棄的蔬菜，以及到麵包店執隔夜麵包。她形容該時期是一生中最艱苦時刻：「當時我淨係知道自己冇錢，冇積蓄，但為咗養大兩個兒子，我唔理咁多尊嚴唔尊嚴，總之要令佢哋溫飽就算。」至於目前居住的村屋，是她小姨於十年前給她居住。直至九九年，兩名兒子先後出身工作並結婚，搬去屯門住，雖然怡姐生活有改善，亦隨即中止領取綜援，但感情沒有寄託，於是開始收養流浪貓狗，靠當保母月入二千元，以及兒子的家用幫補，加上有寵物店老闆與她相熟，可以平售糧食給她，便和貓狗在家中自得其樂。「啲仔大個咯！有自己家庭，我一個人住，好悶，加上見到附近啲流浪貓狗好慘，咪由第一隻開始養咯，但唔知點解愈養愈多，最後搞成咁。」她幽幽地說。記者問她日後打算怎樣，她想了想，說會好好養活剩下的狗，但不會再收養新狗了。不速之客一場慘不忍睹的火災，除召來義工，同時亦吸引一群名校家長學生前來湊熱鬧。他們一行七人上週四下午，駕着一輛七人車前來，其中一名家長表示，他們此行目的是要帶三名在市區就讀耀中、喇沙及協恩的子女透過探訪，明白每日在報章上見到的社會新聞，其實都是有血有肉。記者所見，初時三名學生表現得頗為不願意，他們各拿着價值超過萬五元的D300藝康相機，走入怡姐的斗室，第一句就是：「好臭呀！我唔入去啦！乜啲狗咁污穢嘅！」耀中國際學校四年級生鄭浩然說。而站在一旁，協恩小學三年級生毛凱珊即時和應：「係啲大人迫我哋嚟之嘛！」但經過約十分鐘探訪，他們抗拒明顯減少，臨走一刻，喇沙小學五年級生周俊軒向記者說：「我覺得好奇妙呀！好平面嘅報紙報導，原來都可以變

得好立體，仲可以親手去摸啲狗同探訪呢間被燒焦嘅屋o架！」或許，這班名校生還未領略爸媽的心意。